讀四書叢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四書叢說

許謙撰

讀論語叢說下

元　許　謙　識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卽指上孝字而言。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間。則信能盡孝矣。集注添友字。恐於本意爲多。

顏淵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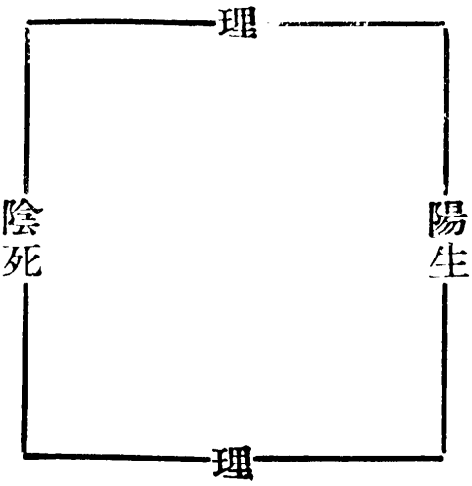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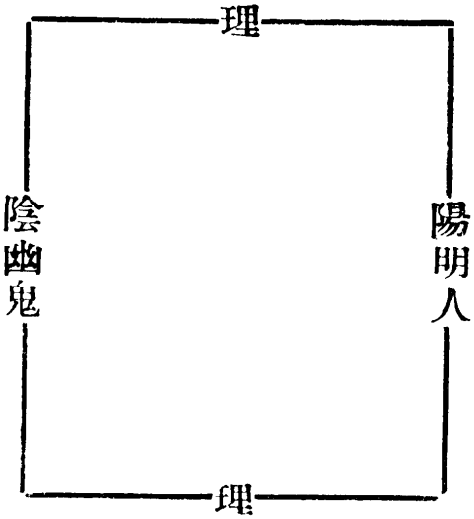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一二二一。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爲陽。死者爲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卽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閔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魯。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於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名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爲孔悝死爾。其死固義也。其過卻在不當仕衛。蓋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知之明。今既仕於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爲而欠見理精爾。

長府章

疏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卽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爲於我之門.謂與己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學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擴.好爲苟難.規模狹隘.是其效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循上道以中庸爲至.說下因中庸本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夏.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於中屢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卽就魯上用功.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爲

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歟。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二事之間。用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子貢惟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爲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善之著者意脈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卽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卽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至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章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尙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

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爲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爲尤難也。與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饑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爲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仲之比哉。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元、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必可至者爾。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今便得爲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胸中所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爲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事爲之末爾。與曾

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必消反・怒含。樞紐。白招。拒汁。音叶・光紀。五人帝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卿士。古勾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注。時見曰會。衆覲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卽衆也。改殷爲衆。避諱也。但周禮有殷頫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爲頫。不知如何。然頫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疢。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略湔濯其衣。以爲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曰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注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闕二字]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譔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爾。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心本全其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爲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學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卽是全體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非勿二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

許之爲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效之速而甚大爾。非謂一日爲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爲言。仁卽天理之公。禮卽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僞。卽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卽爲全體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卻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於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事事是當。則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爲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爾。如此看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爲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卽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

眼。

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卻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止言其中遷。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遷。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爲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爲學。得之於簡册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卽愼獨工夫。

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卽是仁。

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卽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篇首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之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訒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爲宋司馬。故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牛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內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若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禮。恭而不近

禮。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爲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而爲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爲重。蓋兵食有國者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爲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爲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復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儀。有尙質尙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此則人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注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注上言鄙略。下言誠不足。鄙略但少修飾爾。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以爲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鞟。豈果與犬羊之鞟無辨哉。

盍徹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則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舉先王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爲廬。播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

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鮑德章

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鈞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胸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惑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生穉。穉生湣。湣生須無。是爲陳文子。文子生無宇。是爲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宇生乞。是爲釐子。乞事景公。厚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爲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子恆代立。是爲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爲簡公。陳恆復爲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恆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簒齊國。釐卽僖字。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爲大夫而爲政之事。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爲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徧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此

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獎勸。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獎者、譽之也。勸者、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錄。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之類。

又曰。達、是退一步做。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卻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孚於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質直二字。忠、質也。信、直也。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諂之意。亦非有以詭道遇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

惡則收斂務內。搜摘隱微。而不善不能根著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修之之方。下一節止語其所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知此爲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卽辨之之方也。

集注。巇鄙近利。巇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舉皐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皐之德最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讓惟皐。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於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問友章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未當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文會友章

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錄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以不倦此說好此是合三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注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旣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但命出於國中則可集衆長較是非修飾而成如鄭國爲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學詩而能之也

魯衞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尙禮義者也衞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衞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攘羊章

理勝爲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絕人倫。得爲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爲士之道。然行己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注。志有所不爲。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爾。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太過。則各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恥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爲可恥。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恥。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尙在於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宮适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於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修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及殪。澆。卽奡。因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弒王。王卽后相。遂滅夏后相之妃名緡。逃歸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角反。澆、五弔反。殪、音翳。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體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埽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樂義然後言笑取。卻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眞。孔子與人爲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爲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卽臧武仲。武仲爲之立紇爲後。是爲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爲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己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臧爲爲臧氏後。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以他語寫此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尙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爲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爲惠公。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爲文公。

文公之爲公子而出奔也。過衞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衞皆附楚。及文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衞。欲以解宋圍。衞侯出。晉執曹伯。分曹衞之田畀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衞之田。曹衞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衞。私許曹衞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多。而比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爲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爲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爲人。雖未得爲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爲兄。而出於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爲弟。而出於無知弒君之後。無知弒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讐。而見死出奔。已爲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位。子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爲非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爲讐。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夫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衞靈公無道章

仲叔圉卽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衞權。卽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峯曰。自家好色。卻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卻諫君勿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

行己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蘧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卽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旣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擧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知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己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衞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

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修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注。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控馭。良謂順服而不踶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讐。怨也。兄弟交遊之讐。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讐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讐。或與其人相遇而其事則隨今之事處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置輕重於其間。集注。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其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

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爲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人。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謂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擊磬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爲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圍幛。天子既立杜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庵。

修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修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堯舜猶病諸者。謂

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尙或未能全敬之用況學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修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修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他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積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丘也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脛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衛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注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無爲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爲。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卽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卽位之後。無所事。爲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爲。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爲能盡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修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修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學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修。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爲善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在裳下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卽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注。鞭辟。辟音闢。開也。鞭開如前驅攔。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爲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衎。伯

玉行從近關出。其合於禮乎。

子貢問爲仁章

集注。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有道積德而自修者。

爲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非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廣。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柄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卽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袞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繡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袞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黼三。黻四。繡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爲首。而繪四於衣。繡三於裳。毳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爲首。而繪三於衣。繡二於裳。希冕（希・希及反・）五旒。旒十二玉。服三章。以粉米爲首。繪一於衣。繡二於裳。元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繡黻於裳爾。凡衣皆元。裳皆纁。（元・黑色・纁・淡黃色・）其諸

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畫爲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袞卽龍也。山、畫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鷩。爲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雌、今於衣上畫虎彝雌彝各一。虎雌皆毛物。毳卽毛也。藻、爲水藻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爲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鎭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虎雌者。虎取其義。雌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岐。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知。今畫彝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向善背惡。

名袞冕。爲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之虎蜼。希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繡。繡多。故曰希。元冕爲止有一章。與元同也。

鄭衞二國之樂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亦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衞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衞。故夫子獨絕之。

集注。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注以金玉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卽在頃刻間。

義以爲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卻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爲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注。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爲卽爲。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沉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於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況富貴貧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蔽莊涖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卻就知上說。謂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涖動禮。皆守之事。

季氏第十六

顓臾章

注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爲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彊矣。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隱公（春秋之始諸侯尚知有王）桓公（諸侯漸不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宣公　自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屈強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魯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閔公　齊桓公霸
文公　晉襄公繼霸
成公　晉楚爭霸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哀公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悼子　紇
季桓子　斯爲陽虎所囚

三戒章

醫書以血爲陰而行乎脈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乎脈之外爲衞。謂衞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惟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饒雙峯云。上三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視

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爲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爲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卽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爲小人。卽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學。亦爲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心和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言反以爲戲。

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先王之教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於外。則其學禮可知。故集注添入禮字說。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爲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宏。雖人亂邦。必不爲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爲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爲仁。

佛肸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遷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爲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寖廣。使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爲雍州之地。於地爲

西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荊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修身齊家之事。故爲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

色厲內荏章

厲、是僞也。荏、是眞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民有三疾章

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爲疾也。肆、廉、直。疾之末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爲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

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殯朝夕哭．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寢．（醴酒・漿酒也・乾肉・滋味・湯者・復寢・入室中臥・）惟其禮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爲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居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尙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勇．恐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爲學．乃能有成．至於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修．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學．或壯年皆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爲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微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遯於荒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爲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爲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稔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爲奴。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爲愛其君。以存宗祀。爲愛其親。仁也。比干殺身以盡其職。爲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丘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字。可通互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

荷篠章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爲無君臣義。荷篠使二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爲大。長幼在下。既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爾。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所用者。皆廢於人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卽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爲非。諫之不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爲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太師摯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士見危章

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如孔子言行己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注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太寬。學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爲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能致其道。　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學。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學洒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修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小學之事。而不教大學之事。子夏氣質篤實。其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爲先而傳之。何者爲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小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知識。驟把大學事教他。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大小事徹頭徹尾。無不曲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慕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體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卽舉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大學也。集注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未專就事上說。本專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卽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後次序自不可踰。集注、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粲然可見。

前段本注。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注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案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卻是以理爲本。事爲末。是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關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愼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陽虎章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

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爲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而自喜。

子絕四章

集注。大可爲。化不可爲。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堯伊祁氏。帝嚳之弟。年十五。封爲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位七十載。欲遜位於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爲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卽舉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己八十九歲。薦舜於天。使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共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君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爲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卽天子位。命禹爲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於天。攝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爲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爲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并居攝共七十八年。壽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爲司空。三十二年而爲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

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卽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存而君亡。爲之立君。

讀孟子叢說上

元　許　謙　譔

梁惠王上

首章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子罃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罃之三十七年、罃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爲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罃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於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爾、當從大事記爲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徐音舒、相、思將反

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爲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饜。固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惟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壞亂而國隨以亡。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饜。又言好利之弊。成弒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爲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篡其上。

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方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沼上章

聖賢告人非法語之言。則巽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此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後多放此。

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興亡乃其效也。

靈臺之作。文王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遊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體卽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程。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卽薨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之舊都歟。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囿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音涸者禽名。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是音學。

移民章

加少加多。金先生曰。不見其愈少。不見其愈多。

棄甲曳兵。戰而負者。

魚鼈之類。天地自生之物。長幼皆得食之。雞豚狗彘。人力畜之。故以養老。則七十者始食。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

晦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菜、謂休不耕者也。疏謂餘夫皆有田廛。是備後離居之法。

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之教。教以人倫也。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

後罪歲、應前兩凶字。塗有餓莩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況有餓莩不發。猶是吝己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斂無義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悅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之也。

集注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按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夫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摝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鐲、鉦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鐲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卻退也。大抵鐲則進也。鐃則退也。鐸兼進退也。後出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鐲、直角反。鐃、女交反。

畜訓養。當作許六切。今救六反。誤。

安承教章

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爲此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當周簡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爲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取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晉國天下莫彊章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答晉國天下莫彊一語。王如施仁政一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奪民時。正指齊秦楚往而征之一節。是洒死之事。

易。猶淺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深、則土疏通、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閒暇了然後去修。

梁襄王章

一之謂統天下爲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讖緯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爲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於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爾。

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爲一。舉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襄王才質下。不足以語王政。故孟子不告之。而但曰不嗜殺人而已。

齊桓晉文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不惟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尙。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宣王心說其事而誠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爲問。其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知之。而又恐不易以告也。

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後之徒黨。不曾有言桓文爲霸之謀畫經營者。此其與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先截斷宣王功利之心。下乃約其王者之道。

桓文之事。金先生曰。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別。

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卻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

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卽就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卽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又推其類而充之。至於大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與王問答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卽是惻隱。而終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三善言至此竟昏罔。推拓不去。但重疊解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此正是行仁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爲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旣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迪其心故也。

術字要看。旣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鐘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卽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感感時又一發也。

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爲大。於其良心旣啓。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旣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人旣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己之所好惡者及

之而已。況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權度度物。而心爲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霸處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願。而推愛心以及之也。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也。齊欲服天下。如鄒敵楚。不行仁政也。

以齊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勢矣。

集注名辟彊。古人名辟彊者非一。作開闢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疆。作辟除彊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反。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措之。於彼固不異、是易也。上老老恤孤。而民卽興孝不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己之老幼皆同。故卽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及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

本然權度。卽是人心本有之天理。

梁惠王下

莊暴章

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

孟子之答。只是巽與之言。

王變色。是媿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事於作樂也。

交鄰國章

此章前言交鄰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鄰。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集注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天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四方。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己之志也。朱子隨孟子文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册煩重。非如今以紙模印易辨。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雪宮章

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爲讒

謗而民因而作爲姦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集注廢時失事。廢時解荒字。失事解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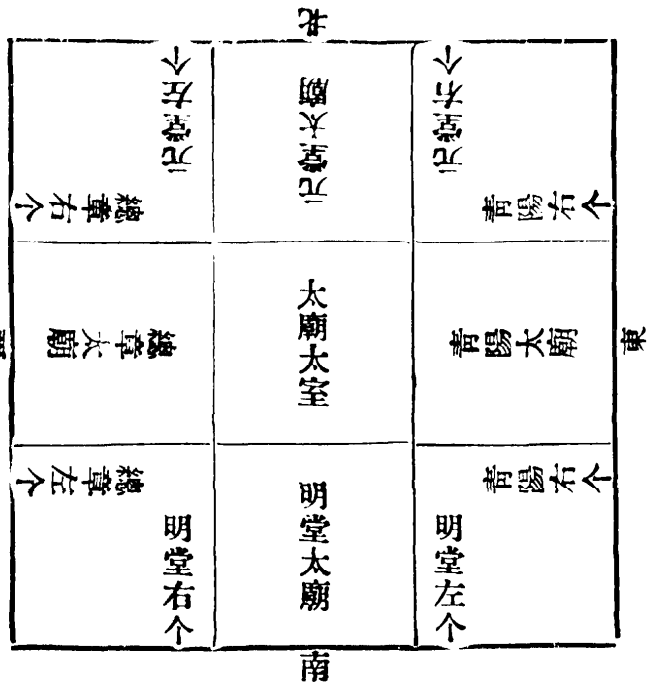
明堂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舉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己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宜王之意。正是不欲毀爾。蓋已稱王。卽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卽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修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謂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面各三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四旁兩夾窗。（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窗。爲八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修七尋。五丈六尺。）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尺。放夏同。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個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个。（廟中之門曰闈。小扃。鬱鼎之扃。長二尺。三個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

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今按此文在明堂篇。）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朱子之說簡當。

放桀章

上兼問桀紂。下再問紂君。是專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止舉紂對。集注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爲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

為巨室章

兩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勝燕章

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又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注云兩引書。

鄒與魯鬨章

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太過。民固不可求反其暴於上。然至於君行仁政。則親上死長之心亦民所本有也。

竭力章

太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閒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平公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禮也。牲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骼、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肩三。離肺一。刲肺一。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有獸之乾者也。用兎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肩九實於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肫。而鼎肩臂臑者。肱骨也。膊骼、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脅革肉也。離肺者、捨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刲肺者、切肺也。舉肺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刲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臑、奴到反。肫膊皆音純。骼音格。刲、七本反。脡音挺。鮒音附。捨、苦圭反。胖音判。

公孫丑上

公孫丑章

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

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楊氏乃謂子路之才不及管仲。恐未全得孟子之意。考證言之甚詳。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此語。猶有未推重曾西意。謂曾西尚且不足於管仲。乃爲我願學之乎。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歿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

置郵。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倒懸、謂如人遭顚倒懸挂。困苦急迫也。

楊氏言。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馳驅眞不可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眞爲無用矣。蓋範馳驅者。王良御車之正也。不獲禽者。嬖奚不能射也。欲使射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也。嬖奚不獲時君也。儻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雖小國攝大國、而濒於危亡。亦必三年而有足民知方之效。子

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爲之君爾。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較也。但楊氏此段。未爲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

不動心章

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於此僅添一王字。與霸兼言之耳。

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

我四十不動心。是孟子素有爲之之具。而後有用世之言也。

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謀慮已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北宮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曾子亦是論己與人相敵。縮不縮、指理之直不直。不惴吾往。指氣之勇不勇。謂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所與較之事。吾理既不直。雖賤夫亦不求勝之。吾理既直。雖千萬人我亦必往。蓋理曲必屈。

理直必伸也。

以舍勇比子夏曾子。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下卻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爲答。然則孟賁以力爲主而不動心。北宮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而不動心也。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是一節。孟子答丑問。謂我不動心。丑乃舉勇士爲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者。及聞告子先我不動之言。方知不動之由有不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非唯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舉不動之人而歸重於曾子以理爲主者。丑至此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學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著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一个心。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學。當內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內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內不養外也。內於心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學。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明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肯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內是本外是末。末之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本心不明。若不去明其心。則言終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

其末。猶得輕重之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謂不求諸末。則以爲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卒之意。然孟子破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窒於外。不必求於內。孟子謂必當求其內。然後外可達。告子本意只指內。孟子亦專教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則使內外兩致也。

告子亦未嘗不知爲學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知言之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通。當用力問學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爲他。急欲不動其心。故兩頭截斷他。養心正似禪學。

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止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抹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不同。

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即亞於志也。

知言即是知道。孟子自言故如此。知道理明。故能知天下言之邪正得失。

孟子之學是知言養氣。知言即知道。知道屬心爲內。養氣屬事爲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氣。

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即志帥之說。至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心既無愧怍。則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

上其爲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爲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但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愈盛。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直養無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

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體。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只是義字。應事件件行義。積集得多。方得此心全無愧怍。而氣自生。集注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字。自反、直無愧是

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

必有事。是專以集義爲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必氣之浩然。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懈於有事。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爲欲充此氣。用私意便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氣之節度。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之方。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卽養字。正及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作。害義爲甚。故發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揠苗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卻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言助長之害。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文公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金先生謂當先問知言。此亦是丑之學未能知所先後。緜謂孟子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正與此同。

知言之說。考證之言甚詳。

孟子之學。盡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心知性爲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

也。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言知言。卻只說知詖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說應事不動心故也。詖淫邪遁、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舉不善者言之者。蓋明理然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言無四者之病。則爲善言矣。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禮矣。如曰思無邪。曰毋不敬。曰毋自欺。聖賢教人。其立言大抵如此。

善爲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善爲說辭。此卻又就已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異。觀丑舉孔子之言可見。二子善爲說辭。三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爲自有其德行也。孔子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舉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既聖。可見上句兼包。

饒雙峰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體中各得其一。冉閔顏淵。是四體都全。但未曾充得廣大。如聖人之溥博淵泉爾。

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

丑以孔子比孟子。孟子不敢當。又以門人比孟子。孟子不欲答。於是以古之聖人爲問。丑同舉夷尹。是問孟子才德所至。比聖人爲何如。蓋二子雖皆聖。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子先分別夷尹不

同道。下乃自舉孔子而曰願學之。

吾未能有行焉。應上何如二字。言己未及夷尹也。雖兼三聖言。其實答丑之問。至言所願則學孔子。謂雖未及夷尹。然亦不願學之。

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主意。

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化爾。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惡知不化。

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學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爲知言也。後面問同問異。卻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古聖人。下卻言二子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卻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卻如何。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子亦不就孔子德行上言。而惟舉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爾。

類、指衆人而言。萃、指聖人而言。出類、衆聖人也。拔萃、孔子也。

集注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爵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

恐懼、是氣不盛。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前。以動心言、則恐懼爲重。故先恐懼。疑懼、卽是動心處。集注卻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

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既若是。必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者以釋其疑。戰兢勉強。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一之體。而非自然應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蓋公孫丑本問爲齊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著如此說。

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乃動其心。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彊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

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既謂道。則行固在其中。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注。皆貫第一章意。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北宮黝必勝。孟施舍無懼。曾子自反。孟子知言養氣。告子冥悍強制。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黝專要勝人。其事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事專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所以黝不如舍。

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恐懼之、是我去驚嚇他人。
言有所不達。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同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
顚躓卽跌仆。趨走是疾奔。
盡心知性。性卽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盡明矣。朱子謂盡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性。則於天下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
上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之言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下文詖淫邪遁。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是也。
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爲害之關下文。縮卽直。無作爲是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道義乃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爲。有私己。便不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身本小。養而無害。

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大。

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尋常人漫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此偶合正對不集說。

心通乎道。是孟子物格知致。知言乃其效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言學而後智。則學是智之功。若曰夫子唯見聖道之無窮。而學不厭。非智者不能言智而又學。則學是智之用。恐亦可通。

舉夷尹事實。替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間湯桀。何使非民。不擇夏商。

本根指德之盛。節目指心之正。

此章當作五節看。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二節。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為三節。宰我子貢至所願則學孔子為四節。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爲市。聽民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也。

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畝之宅。布、泉也。泉、錢也。即宅而不樹桑麻。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此蓋以漢法比擬古制。未必周果以口計泉數如此。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詳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爲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征之。孟子固以爲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廛字。既釋爲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爲一。愚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不忍人章

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三者對舉。是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隱自有專言意。

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能如此而又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兩充字是兩意。上充字每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上充。四行非士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士卽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卽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爲虛言矣。集注所講定位以方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卽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卽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本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猶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也。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仁。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連掌上相應。

矢人章

集注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也。

子路人告以過章。

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爲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爲之。己亦爲之。卽取人爲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己之所爲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爲者善矣。安得不勸爲善乎。故曰與人爲善也。

公孫丑下

孟子將朝王章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齊王餽金章

禮注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字書曰。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鎰。則二十兩者爲有義。（按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鄭氏注二十兩曰溢。疏依算法言之。甚明。趙氏注爲已之平陸章

語錄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是大邑也。此說爲是。

致爲臣章

私龍斷、謂用私意而暗爲龍斷之所。爲龍斷、是商人就市中地高處立。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

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七年。改爲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當年卽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齊。孟子卽去齊。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充虞路問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則不待文王而興者也。王者興而有名世者。是猶有待於文王者也。孟子之時。雖無王者興。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能興之。

讀孟子叢說下

元　許　謙　譔

滕文公上

問爲國章

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卻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許行章

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神農之法。蓋文公始聞孟子之言。既使畢戰爲之矣。然後許行來。及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之處。故陳相謂已行其法。而其言如此。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舜禹平水土。次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爲司徒。次敍必如此。

江漢以下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秋陽暴之乾。皜皜潔白。人不可加尚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以爲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

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尚已。

許行謂不論屨材精麤。但大小同者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賈。則賈者必不肯爲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比精粗。兩屨字意不同。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夷之章

語錄命之矣。之字是夷子名。

滕文公下

周霄問章

注籍字音義。見考證前篇籍者借也下。　諸侯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　紘以組爲之。屈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　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禕音暉。　禮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淹於驗反。又於斂反。　白黑曰黼。青黑曰黻。青赤曰文。赤白曰章。用此以爲祭服。謂染絲成此色。而綉袞或畫於衣者亦如此。

彭更章

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爾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也後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爲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好辯章

集注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挽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注之意

陳仲子章

匡章以仲子爲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以下貶之也伯夷盜跖之築樹反問也此非君子之心謂仲子之廉當如是爾匡章對以織屨辟纊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爲無害而以母兄之室與食爲不義何哉縱母兄之得此物爲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爲義矣況既是齊之世家則兄之得祿未爲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充其所暗則仲子之罪大匡

章之惑解矣。

此章經注諸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得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也。

離婁上

離婁章

兩言規矩六律。前比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度。以比下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語。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不仁可與言章

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水而言者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道在邇章

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教子章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事孰爲大章

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

離婁下

子產章

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徒杠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蓋恐學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爲皆是。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

中養不中章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今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近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尙可謂之有德有能乎。彼此相較。相去豈遠哉。

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

深造章

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注謂道則其進爲之方也。進爲字有力。當看。蓋學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

資糈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下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

博學章

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以善服人章

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亟稱水章

不舍、見論語川上章。

異禽獸章

此以舜爲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於禽獸幾希者爾。以其能存。故爲舜。則衆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於此乎。

春秋章

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

得中間一節不閑.

可以取章

可以無三字爲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爲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爾.或問謂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看故也.須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爲傷.集注略見而自許.是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半語是釋可以無意.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見得可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傷勇兩語.

逢蒙章

此章專爲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言性章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卻不是功用.

章內三智者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萬章上

萬章問章

勀、訖點反。音與戛同。集注苦八反。誤。

娶妻章

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爲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讐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弭於未然。此等處。正好觀聖人。

書四岳舉舜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堯妻舜時。頑嚚傲德。已化而改。萬章傳聞。蓋亦野人之語。孟子不辨。惟欲發聖人處變之心。

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道。弟思兄。有鬱陶之道。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堯以天下與舜章

凡祭有祈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疹。民無夭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百里奚章

鬻、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

四詳言人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鶩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像言之。惟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萬章下

日不視惡色章

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句亦孟子言孔子只有遲遲吾行一句。

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集大成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卽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事。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次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篇前五章言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爲貧而仕。又言孔子。下二章論君餽與見諸侯。而又及孔

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眞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爲仁義。猶矯揉杞柳以爲桮棬。孟子謂人之於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者。豈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爲之爾。揉杞柳爲桮棬。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之。行人不知者。將眞以爲戕賊人爲仁義。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性猶湍水章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活動知覺爲性。孟子意謂以此爲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牛者。謂

非獨人物之性異。就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食色性也章

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得人心。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卽義在其中。而長之之心豈發於外。是則理之不明故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爲性。於是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富歲子弟章

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爲惡。蓋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歲得順其心則爲善。凶年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爲惡。次以麰麥爲喻。謂人之性本同。當皆極於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之道也。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爲。卽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於聖人以全其善。則當力好如口之悅味可也。

同然之然。集注訓可與者聽美對。而皆以同字冠之。非語助也。卽是字之意。謂理義乃人之所同以爲是者。

牛山章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爲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牿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爲用也。

魚我所欲章

弗受嘑蹴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鍾在於閒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直。閒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卽生。意正同。閒暇而有宮室等三者之累。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矣。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明甚。君子其可不知之而由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三鄉爲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爲辱身失義之故。尙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爲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暗與義對說。蓋欲生卽是惡死。出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爾。此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

當急讀作一串。此是緻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天爵章

天爵人所皆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修其天爵。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欲貴章

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爲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尙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者个爲念。

告子下

禮食孰重章

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重輕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章

第三節爲字重。（獨不勝爲患・爲字輕・）湯文亦在人爲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爲。雖舉百鈞之重。亦是自去發奮爲烏獲之徒。此言用力爲之。皆可至。況禮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須如舉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爲患。但能爲之卽至。不至者。乃不爲爾。所以後節教他學堯則爲堯。學桀則爲桀。是皆爲之而已。

盡心上

盡心章

盡心知性知天——殀壽不貳——
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死——　立命

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豈心卽明德之謂乎。蓋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義。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體。具衆理應萬事。指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衆理則性也。應萬事則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得乎天冠於其上。其釋明德爲切。至於言心而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充之。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衆理應萬事。此釋心字亦切。況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心而言。則德何所倚乎。然彼言以順辭也。此言所以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之不同。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
- 反身而誠——仁
- 彊恕而行——未仁

廣土衆民章

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四者爲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天者全而不曾失。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下文如此效驗。窮達不能加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體。分字正指四者。

伯夷辟紂章

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二老之去就。

登東山章

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游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楊子取爲我章

權、稱錘也。物輕重不齊。權與物相準。方得其平。君子應事當隨事取中而應之。譬之秤。銖兩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銖兩爲輕。鈞石爲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柳下惠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袒裼裎焉。能浼我。和也。至於不怨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所謂三公。當時必有命惠爲此任者。不可知矣。

堯舜性之章

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假修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修其身。體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尊天子、安同盟爲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久於此道。亦不自知其實非仁義。

予不狎於不順章

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合於理。我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一義也。王文憲謂伊尹於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士何事章

尙志者。高尙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尙其志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惡在卻是目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仲子不義章

金先生曰。仲子不然。當句。乃先斷其爲不義之人。下則曰若有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廉。殊不知此乃舍簞食豆羹之小義爾。何足道哉。彼有辟兄離母之大不義。豈可以其小義許其大不義。而名之曰賢哉。

食而勿愛章

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君子之於物章

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程子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卻言仁。推己及人。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不言仁之體。程子所謂推己及人。正訓此章之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

盡心下

盡信書章

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可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爾。讀書之人。不可以辭害義可也。

集注杵、舂杵也。或作鹵椓也。作鹵者是。然亦非椓。若以爲舂杵與椓。經非血深一二尺。豈能漂之。雖非武王殺之。而商人自相殺。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蓋鹵乃鹽鹵之鹵。謂地發蒸濕。言血漬於地。如鹵濕然。此金先生之意。

我善爲陳章

孟子之時。皆尙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旣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梓匠輪輿章

此言師之教。不過舉其大綱爾。至於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而當默識者。皆學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民爲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禮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嗇。一若神農者。司嗇二后稷也。農三田畯也。田畯、是古之官。司督促田事。有功於民者。郵表畷者。郵若郵亭。表、田畔。畷、井田之畔相連

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畯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猫虎五助田。除蟲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隄。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闕七字。）此皆有益於嗇事者。昆蟲八蟆螽之屬。此則爲害者也。故皆迎其神而祭之。畷、知劣反。又、知衞反。

貉稽章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口所訕。但當自修其德而已。

山徑之蹊間章

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卽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

口之於味章

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理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禮在中爲之品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所稟之氣有清濁厚薄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然亦有禮在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理。而卻有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理而行。以求至其極。故不爲命分所拘。

堯舜性之章

性者、謂所得於天者不假修爲。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於天者不能無少失缺。修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說大人章

爲君子者。固當貴貴。然於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況大人所爲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爲。何必畏之哉。

由堯舜至於湯章

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之心。眞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謙矣。

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說下。乃見意。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集成初編

讀四書叢說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許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二二〇